

陈士斌对《西游记》人物 和情节结构的批评

蔡 国 梁

关于《西游记》的批评，明有李卓吾，清有汪象旭、陈士斌诸家。陈士斌的《西游真诠》一百回，存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刊本、芥子园刊小本、排印本等。笔者所见系石印本，书名易为《绘图增批西游记》，一九二三年上海锦章书局印行，首列康熙丙子尤侗序，正文前署“山阴悟一子陈士斌允生甫诠解”。

本书评点与其他小说批评之有《读法》（总论）、夹批等不同，仅分眉批与回评两类。回评洋洋洒洒，约数千字，眉批寥寥数字，略予点拨。尤侗是清初较有声望的文学家、戏曲家，他的序说“今有陈君起而诠解之”，则陈士斌当与之同时。尤序末谓：

“若悟一者，岂非三教一大弟子乎？”这揭示出陈的评点的思想理论基础。故其回评多予“尽心知性”之言，富于宗教与哲理色彩，其观点袭明而又自加发挥。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如此回提纲二语，最著意在上一句，为作者全部之统要。”

“此回提纲二语”指第一回回目，“上一句”为“灵根育孕源流出”，他要追溯这“心之虚灵”的“源流”；而“全部立言，总惟舍妄成真而已，此予之所以著真诠之志也夫。”（第一百回回评）其眉批自然在这一宗旨的提挈之下，具体而微地加以阐发。不过其间尚有片言只语，涉及这部神魔小说的形象塑造与篇章结构的，属于文学鉴赏的范围，故略予钩沉，以飨读者，虽系一鳞半爪，不成体统，亦有助于窥测文心。

一、人物性格

关于孙悟空

第一回在石卵见风化作一个石猴，“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之上批曰：

“怪不得尊性高傲，一心好胜，不想生在此地。”这猴头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自生自灭，不受三界束缚，“高傲”“好胜”揭示他那反抗的性格与不屈之精神。也时出诙谐之评：第五回叙悟空去那蟠桃园查勘，心生一计，搵退众仙，爬上大树，偷吃大桃，上批：“只说他毛头毛脑，谁知他便想毛手毛脚。”语意双关：从猴头满身是毛，就势借用，状其轻举妄动。故紧接又批：“出山象露出本色。”猴头并未被收伏。

第三回写悟空轮棒打入冥界，鬼卒慌报，十殿冥王即排班高叫，上批：“森罗殿上报祸事，奇闻”；“阎王竟怕鬼，奇谈”。本回写悟空大笔涂改生死簿，醒后告众猴，上批：“与阎王争噪，已是奇闻甚，至争噪长生不死，更为奇事。”

第四回写太白金星奉旨宣猴到灵霄殿，“且不朝礼”，使仙卿们都大惊失色，而玉帝反谅之，说“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未习朝仪，姑且恕罪。”上批：“所以即君亦敢自欺，天亦肯欺，骂得绝妙。”第五回于大圣打退哪吒太子，战胜四个天王之上，批曰：“天理王法奈此小人何！”第六回写哪吒回禀李天王，“败阵回来也”，“天王见了心惊，急命写奏求助”，上批：“天王都怕害不善，尤为独绝。”第七回写猴王使铁棒直打到通明殿里、灵霄殿外，上批：“此方是大闹。”这些评点，有助人们理解孙悟空把天庭闹得惶惶不安的情节，探索作品的思想倾向。

第三十一回写妖怪将三藏变作斑斓猛虎，八戒请来悟空，“行者变了公主”，“把眼一挤，扑簌簌泪如雨下，几天儿地的

跌脚捶胸，号咷痛哭”，上批：“宛然妇女撒娇，变得出神入化。”然后行者现出本相，道八戒说你这泼怪背后骂我，“妖怪道：‘那个猪八戒，尖着咀，有些学会老婆舌头，你怎听他？’”，上批：“真学了老婆舌头，连你也听不出，以至宝贝被人吃去。”状悟空机智有谋，非一味匹夫之勇。

关于猪八戒

第八回叙天蓬元帅告观音，自己常住福陵山的云栈洞，洞里一个卯二姐，“招我做家长，又唤做倒踏门”，上批“未赘高庄，先招二姐，何八戒之丈人多也。”这就点出八戒好色的弱点。

第十九回“行者把那怪揪来”，“只见那怪走上前，朝著三藏跪下叩头，高叫道：‘师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师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来拜接，怎么又费许多周折。’”上批：“趣极，妙极，呆的如画。丈人家犹可，若丈母家则丑矣。”这一回写八戒归正，高老遂命排宴，酬谢唐僧，“八戒上前扯住高老道：‘爷！请我拙荆出来，拜见公公伯伯如何？’”上批：“呆子会不得那些姨夫、拙荆，如何见的这个公伯？妙想天开，愈写愈奇。”这一回又写三藏等辞别高老时，八戒叫高老“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还来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否则“却不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两下里都耽搁了。”上批：“二语不通的妙极；然正惟不通，方是老呆的妙笔。”状八戒的口吻逼真，诙谐谑如见，逗人喜爱，使八戒成了民间交诵的形象，他常为自己留一条后路、退路，正描摹他动摇的一面。这些批语活生生地点出“老呆”的真性。

第二十回在“老儿抬头一见八戒这般咀脸”上又点出他“是个贪嘴恋家的无足怪”，第二十一回在八戒道“假若师父死了，各人好寻头干事；若是未死，我们好竭力尽心”之上又谓他“终无定见，大抵还想丈人。”第二十三回写那妇人要招女婿，玄奘

等不应，八戒却埋怨唐僧“把话通说煞了，你好道还活着些脚儿，只含糊答应”，上批：“不知如何就说得活。”针对上文行者“教八戒在这里罢”，“八戒道：‘哥阿，不要栽人么，大家从长计较’”，批曰：“呆里撒奸，老呆亦妙矣哉。写老呆，不妙在肯上，亦不妙在不肯上，妙在肯而不肯、不肯而肯也。”这把上述猪八戒“两下里都耽搁了”“各人寻头干事”的心理点拨得维妙维肖。

第二十三与第二十五回的评点，总结了猪八戒“这一个”的特征及作者的运笔。

第二十三回八戒笑着回答那妇人道，他们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违命，“刚才都在前厅上栽我，我又有些碍上碍下的，只恐娘嫌我嘴长耳朵大。”上批：“君子笃于亲，八戒之谓也。不是写出个猪八戒，竟是画出个猪八戒；亦不是画出个猪八戒，竟是现出个猪八戒也。”

第二十五回开头在行者说八戒想尝新，“着老孙去打三个”，八戒说他既偷四个，只分三个，“打起一个偏手”，上批：“八戒有八戒的声口，行者又有行者身分。摩神写意，无不精妙”。“趣而且妙。酷似八戒而笔墨游戏，惟此为最”。“嘴脸声势八戒宛然。写的可憎，写的又可爱”。

第五十四回叙唐僧一行来到西梁女国，太师奉旨来求亲，“三藏闻言，低头不语”，八戒却毛遂自荐，人说他丑，他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上批：“正好头梳牡丹遮蒲扇，鬓描荷叶盖莲蓬”。“白玉不堪参稗子，羊肉焉肯拌东瓜”。此言唐僧与八戒之对比与互衬，其性格自现。待女王驾到，三藏等整衣出迎，“八戒在旁，掬着嘴斜眼观看”，“那呆子看到好处，忍不住口角流涎，心头鹿撞，一时间骨软筋麻”，上批：“绍兴的老酒——一坛酸意”。此状其好色。

第五十七回叙沙僧奉唐僧命到花果山去取通关文牒，上批：“却极听八戒的撺掇”。是说八戒好搬弄是非，挑拨三藏与悟空的关系。

二、谋篇设局

预为衬托

第三回叙孙悟空觅得锋利剑戟，众猴都来领兵器，上批：“这些兵器，何能克得？先为金箍棒一衬。”又在“龙王……又着鳧提督、鲤总兵抬出一柄画杆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上批曰：“戟亦枝枝节节，以见其不能，总为金箍棒作衬，”为状悟空奇兀，故绘金箍神奇，将这根魔棍涂上浪漫主义色彩，好象千里走单骑的关云长必握青龙偃月刀一般。这一段，作者“故作波折”，又“点出峻字，极力一挥”，写金箍棒在一声“长”字下，“长的高万丈”，“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作者笔力可谓宏矣。

第三十二回叙四值功曹化作樵子，路告行者：“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神通广大，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过去，也须要发发昏哩”，功曹复原，又道：“那怪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只看你腾挪乖巧，运动神机，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上批：“极力张扬，为下文作势。”

第六十四回叙唐僧等越过长岭，来至一段空阔地，“风敲竹韵，飒飒松声”，上批：“松声竹韵，先为谈诗一逗。”下写一老者把三藏摄到一座烟霞石屋之前，道：“因风清月霁之宵，特请你来会文谈诗”，乃延入木仙庵与四老作联句之戏，诗情与画意融为一体。

先作伏笔

第三回写勾魂使把美猴王的魂灵索了去，幽冥十王见之忙曰：“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上批：“是为假猴王伏案。”第五十八回写“两箇行者，吆天喝地，打至雷音胜境。”

观音分不清，只得求如来“辨明辨明”，如来答以周天有“四猴混世”，“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獼猴也。”“与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獼猴也。”与下文之前后钩连串合，俱见作品针线缜密、天然作合之致，文心之周匝乃尔。

第六回写观音启奏玉帝，建议调二郎神与大圣斗，“便可擒也”，上批：“已为六十三回碧波潭伏线。”第六十一回叙悟空拿了芭蕉扇“望山头连扇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上批：“碧波潭三字已隐隐欲动，无字却到，默更奇绝。”“已落碧波潭的境界。”第六十三回叙大圣请二郎助战，并告“此间是乱石下，山下乃碧波潭万圣之龙宫也。”

第七回写太上老君把大圣推入八卦炉中七七四十九天，“忽一日开炉取丹”，那大圣“将身一纵，跳出丹炉，忽喇的一声，蹬到八卦炉，往外就走”，上批：“火焰山已伏于此。”第二十一回末写孙悟空被黄风洞老妖所困，去求有定风丹的灵吉菩萨，上批：“即定心丹也，已为火焰山伏线。”第五十九回即叙悟空去找灵吉菩萨，得定风丹，以敌芭蕉扇之阴风。

第七回写玉帝与众神“同谢佛恩”，如来立安天大会之名，上批：“安即定也，从此定而不乱矣。”接下叙王母娘娘献桃，南极寿星赶到，申谢如来“善伏此妖”，上批：“只为收降，便已伏作新之意。”《西游纪》故事以第七回逆转，分闹三界与西天取经前后两大部分，陈氏此评切中肯綮，我们不仅可在结构上着眼，亦可对本书的主题及倾向予一窥探，言简意深，令人醒悟。第八回开头承前，写如来佛正对众神吹嘘自己如何能耐，将“那厮”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封压他在那里”，上批：“先写自新，是从题前入脉，只挽上意，便已领得作新之脉。”都有同样作用。

第八回在如来说“叵耐那众生愚蠢……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远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上批：“此回点出，已为第十二回立案。”第十二回即叙

观音到长安找到了玄奘。

第十二回写玄奘发誓取经，临行对徒弟们预示：“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不然，断不回矣。”上批：“伏后一百回。”一百回叙三藏返回长安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见几株松树，一颗颗头俱向东，惊讶道：‘怪哉！怪哉！昨夜未曾刮风，如何这树头都扭过来了。’”三藏旧徒遂加证实，此乃“还元之兆”。

第十四回悟空答玄奘问：“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上批：“乘势挑下，并无痕迹。”第十五回叙玄奘的坐骑被妖龙一口吞下，悟空与之一场恶斗，那龙不能抵敌，“深潜涧底，再不出头”，“行者没计奈何，回复三藏，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时，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此即回应上文。

第十九回写那怪闻悟空言，丢了钉钯道：观音“教我跟随那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求经”，上批：“不写顾天命，先说顾佛命，回照第八回。”第八回写“菩萨道：‘我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你可跟他做个徒弟，往西天走一遭来。’”

第十九回回评对本文末了，鸟巢禅师笑答三藏“问个西去的路程”的“野猪挑担子，水怪前头遇，多年老石猴，那里怀真怒，你问那相识，他知西去路”，曰：“禅师曰‘他知西去路’，是交与行者传言。行者曰：‘问我便了’，是替那禅师代说，已是了了。八戒道：‘禅师晓得过去未来之事’，已知他分明说了。但看他‘水怪前头遇’这句话，不知验否？噫，妙哉！前途魔障甚多，何止提‘水怪前头遇’一句？他两个口中，分明将西天大路说出来了，三藏何须多问。”

第四十九回叙行者等在水底行走，忽抬头见一座楼台上有“水鼃之第”四个大字，上批：“已为结尾伏线。”本回末即叙老鼃从河里钻出来，谓“这下水鼃之第，乃是我的住宅”，翻盖一新，被妖邪抢占，蒙大圣请了菩萨扫尽妖氛，将第宅还归于我，此恩重若邱山，故愿背驮唐僧一行过河。临别，老鼃请三藏

到西天，与他问佛祖“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三藏应允”，上批：“已为九十九回伏线。”第九十九回叙三藏一行被八金刚按下的风吹坠在地，又到通天河，“四无人迹，又无船只”，正在徬徨间，忽听得有人叫道：“唐僧这里来”，那个大白癞头鼋又来驮他们了。老鼋询及“归著之事”，三藏已忘，大鼋便把他们通皆落水。待三藏到了陈家庄，陈老问他衣服、经典如何湿了，三藏又将此事细说一遍，自悔“怠慢”。屡屡照上，着力之至。

第五十八回写沙僧至花果山寻包袱未果，八戒道：“我前年请他去时，他到洞里去换衣……那一股瀑布，就是洞门，想必那怪将我们包袱收在那里面也。”上批：“前伏后应，一笔不空。”

第九十二回写行者至西天门外，将玄英洞之事说了一遍，不能收伏此怪，特来启奏玉帝。太白金星说：“只是四木禽星见面就伏。”行者请他明示，金星叫他去奏玉帝，便见分明。上批：“先不道破，是为下章蓄势。”玉帝即差神去斗牛宫，遂点出二十八宿中的四木，大战牛精，气足势盛。

收结回照

第五十回至五十二回叙太上老君的青牛偷了金钢琢，作祟金峯山，把孙悟空的金箍棒、哪吒的神器、火德星君的火具、罗汉的金丹砂俱套去，五十二回叙悟空见如来，上批：“层层收煞，一笔不漏”，把上述情节复述收结，回末叙悟空见太上老君，“备言前事”，“老君念个咒语，将扇子扇了一下，那怪将圈子丢来，被老君一把接住”，上批：“仍然结到圈子，回照画地，以作一篇之章法”。这表明有成就的鸿篇，都具完整而独特的艺术构思，通体安排，章法严谨，非东一榔头、西一棒锤，写到哪里算哪里，散漫无着，令人读之目倦神移。

第六十回叙悟空在火焰山，土地告“这火原是大圣放的”，

悟空火了。土地溯前五百年他大闹天宫，蹬倒老君丹炉，落了几块砖，内有余火，到此化为火焰山，盖土地本系守炉道人。上批：“千里来龙，万丈落脉，真有丹山落凤之妙”。此指其回照之巧、之致也。

第一百回叙唐僧取经回到长安，太宗下楼相迎，遂“随驾共入长安”。上批：“当日太宗于此送出，是日又从此迎回，章法绝妙”。

总提大纲

第八回如来嘱观音叮咛那取经人，上批：“取经一事，乃西游之大纲，此回点出，全神俱已响应”。取经占了全书主要篇幅，是体现本书主题所在，此一提，下文俱依次展开，有提纲挈领作用，故曰。本回叙观音到山脚下，玉真观金顶大仙接住，观音道：“今领如来法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并告所询曰：“约摸二三年间，或可至此”。上批又与前呼应：“取经一事，从此始矣”。

第九十三回写唐僧一行至舍卫国，在给孤园问古谈因，引出百脚山近来生出几个蜈蚣精，上批：“摩神写意，全题俱动”。师徒过了鸡鸣关，入东市街，进会同馆驿，下即引出抛打绣球招驸马事，上批：“无不到也，只此一笔，便得其神”。又在第九十四回国王请宴，八戒道：“陛下，我师徒自相会，更无一刻相离，今日即在御花园饮宴，带我们也要两日，好教师父替你家做驸马。不然，这个买卖弄不成”。上批：“淡淡一笔，无不到之，神自动”。此处的“神”不是习俗所常说的人物的“形”与“神”，是指作者运笔扣住全书的题材与情节，“神”谓全书的灵魂与主脉，在作者完整的艺术构思之下，情节的一张一弛，一纵一阖，均现全篇、全章之“神”，处处暗示，事事伏下，贯注于其间，引导读者由生而熟、由浅入深、由粗至细，“文生情，情生文”，这是符合读者的艺术欣赏的心理的。“去了蜈蚣，道

无阻隔，一旦豁然贯通矣。文焕天章”。（第九十五回末眉批）掣示唐僧西天取经，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即将成正果之以下数回。

出意为奇

第十回龙王求太宗令魏征免斩，待秦叔宝拎来“一个血淋的龙头掷在帝前”，魏才奏梦斩，上批：“曹操是睡里杀人，魏征却从梦中斩龙。惟其为异事，所以称为奇文”。作者的构思与想象卓异，才令人耳目一新，产生艺术魅力，这已触及艺术的独创性问题了。

第四十六回三个道士与悟空赌砍头、剖腹，下油锅，刽子手“飏的把个头砍将下来”，“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听得肚子里叫声‘头来’”，上批：“好的极险，好的极奇，方见出于寻常之外”。

第五十四回末叙唐僧师徒哄别女儿国国王，却待上马，只见路旁闪出一个女子，弄阵旋风，把唐僧摄将去了。上批：“一波才息，一浪又起，真是层峦叠嶂之奇”。原来是琵琶洞的蝎子精把唐僧摄去，要做夫妻，下文另是一番斗智比勇。

第五十六回行者打倒草寇，唬得众喽啰四路逃散。师徒行至一座庄院寻宿，那老者姓杨，他儿子是那伙贼徒中的，四更时分，逃回庄内，见后园白马，询妻知情，拍手笑道：“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里也”。上批：“莫巧不成趣，非巧亦不成文”。巧遂为奇。

第九十八回叙唐僧蝉脱，渡过凌云仙渡。上批：“奇思天纵，妙语非常”。

本回如来传命，将经与他，“教他传流东土”。“各部中总检出五千另四十八卷”。正待起行，旁又闪出观音，“合掌启奏佛祖道：‘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之人，今已成功，共计一十四年，乃五千另四十日，只是少了八日，不合藏数，乞准弟

子缴还金旨’。”即引圣僧西回。上批：“年数却要合经数，天然绝妙。尚少八日已留得下二章地步”。

第九十九回叙唐僧被金刚用风吹回尘凡，又至通天河，上批：“奇想妙想，真有神鬼不测之妙。”作者运笔，不落窠臼，其想象奇诡，又合乎情理，故能引人入胜，不忍释卷。艺术魅力与构思的颖异有关。

文笔曲折

第二十五回叙五庄观镇元大仙将袍袖一展，将四僧一马一袖笼去，待油锅烹猴，悟空却叫石狮子“变作他本身模样”，他自己“出了元神，起在云端里，低头看着道士”，上批：“有此一变，便不躁进，笔势渐转题面矣。”较前之“心中恼怒，掣铁棒不容分说，望大仙劈头就打”要有计谋，所谓深进一层，用笔更细，“一语转接笔墨……不然，闹到何日是了”，将情节渐移至后文上，诚如本回前文“行者心上明白，暗想道：‘果子已是了帐，怎的说这般话，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之上所批：“直探下文，已为医树伏线。”第二十六回叙行者去求帝君、九老、观音医树，则“笔势已放，此又一紧，盖反面不到，正面不醒也。”而“老贼、小贼、道贼、秃贼，偷桃盗丹，俱为本文陪衬。”文笔伸缩纵横如此。

第二十八回开头叙大圣被唐僧逐赶，“跳过大海，早至花果山”，上批：“笔墨回环，极有分寸。”令人难测笔意。

第三十回叙妖怪强占宝象国三公主，縶住沙僧，并疑公主暗叫沙僧捎信，陡起杀心，公主声辩，要求当面对质，沙僧斥妄，才免一死，此上批：“忽又一折，笔阵绝妙。”即叙此怪念咒，将唐僧变作一只斑斓猛虎，白马闻得，化作龙，直上九霄空里观看，上批：“先伏一笔，下文便不突”。下叙八戒要“趁此散火”，小龙央其去花果山请大师兄来，“管教救了师父，也与你我报得这败阵之仇”，上批：“一笔勾转，真有缚鸢提丝之

妙。”下即叙悟空出山，力挽狂澜。

第三十二回叙莲花洞的金角大王对银角大王说，已“将他师徒画了一个影图了”，即叙八戒运拙，“可可的撞见”，小妖回报、银角手指、“那怪又道”、“那怪叫和尚伸出嘴来”，中间插以八戒说话，上批：“四人不一气叙出，偏以八戒语间断之，文笔极曲折顿挫之妙。”表现的参差错落，毫无雷同板滞之感。

第三十七回开头叙三藏坐于宝林寺禅堂中念经，三更时分，忽听得门外一阵怪风，下写他闻“一声师父”，旋见门外站着一条汉子，眼中垂泪，口中不住叫“师父！师父！”此人为乌鸡国国王。上批：“先写风，次写人，始而见其眼中流泪，既而闻其口中有声，与西厢樱桃红破一种笔法。”状其文序有节奏感。

本回末叙乌鸡国太子在悟空指引下回宫朝母，以询在宫国王的真假，文势陡变，上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笔□（缺漏）开。”

随步见影

第十一回叙太宗入冥，袖笼魏征手书，递与判官，“那判官看了书，满心欢喜道：‘魏人曹前日梦斩老龙一事，臣已早知’”，上批：“随步见影，实有镜花水月之妙。”此谓情节的生发与虚实。

幻以喻实

第十四回回评曰：“世人读庸常平易之说，而指为怪异不经，何哉？盖隘于目，跼于步，睹兔园而不睹漆园，蹶青云而不蹶青牛，所见者小而所趋者下也。”

“人无有不梦，无不知梦之幻，无不知世事如梦之幻，何独于唐之君若相，梦龙求救，梦斩业龙，遂疑为荒唐不经耶？”

“仙师非以仰魏征也，特借以喻古来世情之变幻，无非伪征也，无不贞观也。究而言之，不如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张

取李樵为有下稍有定见也。”

由于见识之多寡，故视野之广狭也殊异。要言之，文学作品的虚拟不过是借比世间之人事而已，无论写实或状幻。这里实际是在论创作方法。神话小说的主观想象的变化，是现实世界的曲折反射，是作者对实际生活的反映的一种方式或对它的一种解释。现实——幻想——现实。浪漫主义植根于现实，它纵然扶摇直上九万里，还是要返回地面的；作者无论如何上天入地，也忘怀不了现实。陈氏的“借喻”说，表明明清人也逐渐认识到幻想手法的实质。他在第十一回太宗参观十八层地狱后批曰：“阳世既无作恶之人，阴司焉有无头折臂之鬼？”可证。“人世不皆君子，阴曹反皆正人乎？”康熙时期的高珩为《聊斋志异》作序，所见略同。他们都看到了这种幻想形式背后的现实内容。故而陈士斌于六十九回悟空与灵吉菩萨论及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时批曰：“西游如此等处，粗看极其荒唐，细味实有至理。”这是对浪漫主义的一个注脚，

1984年5月改毕

